

世界文豪书系

泰戈尔全集

রবীন্দ্র-রচনাবলী

৪

河北教育出版社



Tagore

泰戈尔全集

第八卷

诗歌

刘安武 倪培耕 白开元 主编
白开元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目 录

喷呐集	(1)
病榻集	(93)
康复集	(137)
生辰集	(175)
儿歌集	(219)
最后的作品集	(269)
通俗读物集	(287)
火花集	(309)
歌之花园集	(405)
拾 零	(475)

唢 呐 集

白开元 译



远 方 的 歌

眺望远方，我心情沉郁，
破颓的码头上心儿神往着圣地。
倾泄的洪水骤然
呼啸着吞没两岸，
旅人离歌的凄然
引来彼岸的呼唤。
泛滥的河水喷沓吐沫，
无奈的商船抛锚停泊。
只有倦云和失意的影子
终日做漂游的游戏。

我的梦是天涯蔚蓝的抚摩
围环的黄昏时分的旅客。
蓝光从情人眼里惑出我的心，
投入势不可挡的无岸的流水之中，
不可知的邈远的彼岸，
我凝神细辨最亲的人的容颜。

深夜我降生的时候，
是谁领我登上灯火如豆的孤舟，
朝无名的虚空漂流？



我至今被他牵着走。
我弃家的心儿越过阡陌，
前往远方的世界，
那些不可抓住的，
在星光中苦苦寻觅。
远方的人啊，何人欲听
世代我谪居的情笛吹奏的心声？
用无端感伤的维伊罗毗曲调
谱写的恋歌在熟土之外萦绕，
歌儿似流星夜夜
在天宇寻找边界。
依凭情笛赋予的神咒的威力，
二月百花争妍的树林里深泓的奥秘
将使你的身心
拥有创造之初神奇的梵音。
梵音在无始岁月期盼的
繁星的中间兴奋不已，
招来形象，在抽象的无限中间
勾画光的界线。

圣蒂尼克坦 1940 年

舵 手

哦，我生命的舵手，
人生游戏的大海上

连天波涛汹涌起伏。
光影烁烁闪闪，
时而在后，时而在前，
漆黑的晦日的渡口漂走了
望日的扁舟。

哦，舵手，
真理与谬误的矛盾
忽左忽右。

哦，我游戏的舵手，
死亡的退潮中你指挥
生命之舟驶往何处？
蓝天的沉默携来
远方古奥的天籁，
幽茫、无边的虚空
从你的歌喉溢出。
哦，游戏的舵手，
热血中奏响神秘的
雄壮的经咒！

白昼消逝，第一颗不瞬的
晚星俯视大地之时，
丛林里阴影稠浓，
蜜蜂嗡嗡嚶嚶，
一张惬意的困意之网
在风中织就。
梦河上游戏的舵手，



灰褐的韵律之帆，
挂在你的轻舟！

暮霭与落日的影子
一起悄悄安置席位，
蛩鸣振颤着暮空，
方向女神正诵念经文？
空气中处处是夜来香
怡人的轻抚。
心中游戏的舵手，
黄昏凄清的贝哈格调，
操单弦琴弹奏！

黑夜的海螺吹响的
法音，凝重，战栗。
永恒的离歌无伴，
在空廓的心天
无声无息地散布
沉重的忧愁。
你，我游戏的舵手，
在天上恒河里航行，
荡起疏星的浮沤。

胸中擂响死亡之鼓，
没了快捷，没了延误，
生命的界限缓缓
融入死亡的界限，

扬起归程的风帆，
踏上西行之路。
哦，我的舵手，
不可思议的不黑的无边黑暗，
详细地描述！

圣蒂尼克坦 1940年1月28日

来 去

爱情曾经来临，
脚步儿那么轻，
像一个缥缈的梦，
我未给它落座的交椅。
当爱情启门离去，
我听见了响声，
急转身呼叫着奔寻。
那无体无形的梦
消逝在暮霭中，
悠远的路上
它高擎的华灯
望去是殷红的蜃景。

圣蒂尼克坦 1940年3月28日



革 命

舞王拍击惊天动地的长鼓，
节奏急速，震碎你的足镯。
 啊，舞女，
你的辫子松开，发丝
 飘拂，狂风中
是那样潇洒，那样激奋；
 闪电撕裂的你的静夜惊恐无语。
 啊，美女，
你的分发线，你的珊瑚项链……
 丢失的饰物全沉入四周的黑暗。
 你不戴首饰的仪态
 哑巴似的痴呆，
 可怕的贫穷
用鄙薄猛击你焦灼的眼睛。
 舞蹈的节奏多么残酷，纤手编的花环
急旋时脱落，舞台上被人蹂碾。
 金觞边沿流溢出
 缱绻的美酒，
 情感的洪水一泻千里，
她今日演完癫狂的最后一幕戏。
 赴幽会的路上，情女撩起纱丽边缘
 遮掩
 摇曳的灯光，你的脚掌

踏平她相会的情状；
田野上她吹着失意的情笛，
渴盼的真情受到鄙视。

这不是冷漠，不是疲惫，不是遗忘，
怨忿的渴望是你温情可怕的死亡。

你的睥睨
出示它凶狠的证据，
每个瞬间
喷射火焰，
像一把匕首
无情地刺入胸口。

这样无妨，
你尽管咄地吹灭昔日死别的微光。
我不要你宽恕，不做怯弱的恳求，
荒漠艰险的路上让我不停地走，
鄙夷干渴，脚下
狠踩暴戾的黄沙。

当你是隐身的伙伴，
你怀着夜的不眠的好奇，杯中斟满
麝和苦涩、辛酸的琼浆。
爱的赠与，像鲜红的露兜花汁涂在身上，
血液里
注入馥郁的芳菲。
今天，
你无声的干笑之箭



寻找我痛苦的中心，
我决不承认
那是你的靶子，
那箭偏离胸膛，飞向空虚，
正值慧星瞬间的曳光
让人看到了不祥。

冬冬擂响长鼓，
恐惧在夜空发抖——
啊，无情的女人，你的手镯正闪耀
什么预兆？

圣蒂尼克坦 1940年1月21日

星 云

哦，朋友，你说我对你最了解，
这话不完全正确。
我熟悉人世的万象
和一定范围之内繁忙
与清闲包围的清醒的人，
每日写作加以运用，
分内的放在手里，
从未获得所谓的赠礼。

搅翻浩瀚的沧海，

你从深邃的奥秘朝我的生活走来。

你冉冉上升，四周

簇拥无底海水的浑浊。

星球被星云围在中间，

熠熠的烟雾中一颗星隐约可见。

你的中间艺术家留下审慎的警告，

详情无从知晓。

内宫里美的警觉的卫兵

一直不让远处的我靠近。

圣蒂尼克坦 1940年3月28日

窗 棂

时光流逝，斜阳

落在你冷寂的窗棂上。

阿姆拉吉树的枝条

在紊乱的风中轻轻摇晃。

水牛慢吞吞地踱步，

红土路上扬起尘土，

各种鸟雀杂乱地啼鸣，

金色冬季的天空暗淡、阴沉。

吆喝叫卖的小贩

沿着胡同走向远方。

忘却了的往事的声音

在我胸中凄凉地回响。



昏花的眼睛时时
看见你窗棂上的绿阴
颤抖着与阳光嬉戏。

为何觉得悠远历史上的
一位外国诗人
以外国语言的韵律
勾画了这窗棂？
仿佛生命之流在屋里
述说着过去的故事，
阴影覆盖的苦乐之中
号角吹出低回悲凉的乐音。
来去匆匆的人影里
战栗着谪居的悲酸，
晌午的炎热把困意
送给我的双眼。
我独自坐在草坪上，
从远处凝望，
冬天的斜阳落在
冷寂的窗棂上。

圣蒂尼克坦 1940年1月15日

瞬 息

欣赏你的冰清玉洁，

我寻思这准是
无限送给瞬息的彩礼，
白昼结束，暗处
又将其全部收回。
以后寒冷的雾季来临，
清露簌簌滴落的夜里，
百瓣莲花纷纷凋零，
你的芳魂踏上
西行的路程。
如此巨大的损失
伟大的艺术家岂能
无可奈何地接受！
将绽放与凋谢连接，
衰朽他不承认是衰朽。
她最珍贵的奉献
是在泥盆里赢得地盘。
殒残的短暂的日子，
世界刹那间发现了她，
万分惊喜。
窄小的背景上
描绘她无价的丽姿，
旋即抹去是为防窃玉偷香。
领她退入幽暗
以免受久已疲倦的眼睛的冷淡。
渐渐地生命不再对她凝视，
忘却走到幕后
守卫她的名誉。



出其不备地将她劫持，
贪婪的手指不能
在她身上留下印迹。

圣蒂尼克坦 1940年1月15日

干 旱

你的足下我何时曾奉献
生命的功绩？
一直未用你辛酸的泪水
举行它的灌顶仪式。
正是温暖的季节，为何
不下柔情的细雨？
花环未戴在你的颈上，
花儿飘落一地。

我依然记得我怅望着眷恋
盈满的你的秀目——
如今那眷恋随凋枯的素馨花
流落何处？
行色匆匆，泥土上
若落下你的信物，
泥土会孕育生命，
从甜蜜的果实可以回收